

线上教学成国际中文教育“主课堂”

云端中文课催生教学新模式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平台由线下转至线上。在线上教学成为中文教育“主课堂”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思路，调整教学方法，中文教师们一直在思考并在不断实践探索。



图片来源：百度

中文教育机构转战网络

2020年3月7日，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孔子数字课堂”正式开课。让该校校长董卓民没想到的是，在第二期直播时段，在线听课人数突破2500人，占5个校区注册学生的80%。同时，网络课程向社会开放，非本校学生参加听课的达350人。

“孔子文化学校的教师以新颖的上课形式，让中文课堂走进学生的家里，甚至让很多父母也忍不住和孩子一起上起了中文网课。”在董卓民看来，此次网络教学的尝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提升了老师们的教学水平。

正如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适时做出改变一样，各中文教育机构也逐渐转战网络——各国孔子学院推出线上教学；网络中文教育平台“中文联盟”推出了一系列示范课、精品课；海外中文学校推出了线上中文课。

4月中旬，意大利教育部联合媒体推出的电视网络课程“电视学校”开播，任教于罗马国立住读学校的国际中文教师陈晨正是初级中文课程的设计者、策划者，并参与了录制。“课程内容很全面，对我的中文学习很有帮助。”听了该课程的学生如是说。

相关专家认为，虽然疫情给国际中文教育带来冲击，但大规模的线上中文教学实践为今后中文教育网络化、信息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催生了新的中文教学模式、教学形态。

如何适应多变的课堂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心主任助理、副教授岳岩撰文认为，疫情期间，线上中文教学保证了教学的顺利进行，其优势也很明显：不局限于课堂人数，不受时空限制，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实现碎片化、个性化的教与学；网课的教学资源丰富，媒体多样，易于获取、传播、分享

和保存，不需要像传统课堂一样记笔记；教师可以借助线上通讯工具及时地将与教学有关的内容、资源、计划、通知等告知学生，节省了信息流通的时间和成本。但也存在短板：线上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没有传统课堂频繁，学生之间的互动则更少。线下课堂师生、学生之间的近距离互动更多，互动情境也更真实，师生更容易产生共情。老师无法像课堂上一样观察并监督学生的学习情况，因此对学生的自律和自控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宋晶晶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在开展线下教学时，她擅长运用游戏教学法，比如针对华裔孩子识记汉字不易的问题，使用bingo词卡帮助其认汉字。“具体操作是老师将课本词汇输入bingo在线制作网站，随机生成不同顺序的5×5排列的bingo词卡，发给学生。老师依据词汇表读出生词，学生在bingo词卡上找到老师所读的词语，横、竖、斜5个词连成直线即为bingo，可以奖励得分。每次面授课复习词汇的时候学生都期待地问我：‘老师，我们什么时候玩儿bingo？’”宋晶晶说。

但将这个在线下教学期间备受学生欢迎的游戏搬到线上上课时，宋晶晶发现其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网络教学，“百试不爽的bingo在网络教学上遭遇了滑铁卢”。宋晶晶只好反复尝试，数次修改，才将bingo游戏再次上线。让她欣慰的是，游戏终于得到了孩子们的认可。“游戏教学法在面授和网课应用的反差使我明白，作为老师只有及时调整教学方式，才能适应多变的课堂。”宋晶晶说。

科技赋能中文课堂

相关专家认为，疫情期间的线上中文教学让教师们有了新的视角去看待国际中文教育，也开始重新认识科技和国际中文教育的关系。

8月18日，2020年海外华裔青少年“魅力北京·多彩华夏”中华文化体验线上夏令营营员正式开启了云游北京以及中华文化之旅，首站选择的是故宫。

如何在两节课的时间带领华裔青少年在云端深

入了解和感受故宫并隔着屏幕也能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课上，岳岩副教授以问题为导向，运用顺口溜、动画故事、图片、自编自导自演并参与制作的实景视频等多种呈现方式，带领营员们一步步沿着故宫中轴线穿过午门，走进故宫的前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然后来到后廷三大宫——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漫步御花园之后，悠游穿出神武门。

就此，相关专家指出，“云游”课堂是全新的教学模式，是现代科技手段为网络课堂增彩的成功实践。

科技不仅推动了线上中文教学模式的改变，也为用户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于去年10月25日正式上线的“全球中文学习平台”汇聚各类中文学习资源，打造能够随时随地自主学习中文的网络学习环境。数据显示，截至5月31日，该平台的用户已经达到64.7万，覆盖152个国家和地区。数据快速增长的背后，平台智能化和个性化的特点功不可没，因为融合了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可以为每个学习者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并支持实时反馈，这对用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体验。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心主任助理、副教授岳岩(右)带领华裔青少年“云游”故宫。

有“备”而来 轻松上课

王玉燕



王玉燕在给学生们上课。

学生、备教材、备教学方法等方面，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所需要备的“点”远不止这些。以我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院和汉学系所教课程来看，一堂对外汉语课，无论课时45分钟（一对一汉语课），还是90分钟（汉学系本科生汉语课），抑或是135分钟（孔院学期课晚班），不管是线上教学还是线下授课课程，老师在备课时都应考虑到这些问题：这节课针对的是什么样的教学群体？主要教学内容是什么？课堂上运用哪些教学方法？最终要达到怎样的教学目标……

因材施教——备“学生”

本着“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作为对外汉语教师，在接手一个新班时，首先要熟悉全班学生的名字。由于学生来自不同国家，有些特殊名字的拼写和发音对我来说难以记住。我的做法是先从视觉上记住较难的名字，然后第一次课让学生做自我介绍时，仔细聆听并重复学生的名字，再让学生确认我说得是否正确。这样不仅可以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还可以避免课堂上叫错学生名字的尴尬。

其次是要了解学生的职业、身份及学习汉语的动机。在第一次课初次相识、相互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是了解学生的一个契机，同时还可以抛出“你为什么

学习汉语”这个问题。另外，从学生做课堂互动练习和课堂表现的积极性上，教师也可以大致看出学生的个性。了解这些便于在备课时有针对性地选取学生感兴趣、难易程度适合的内容，从而做到因材施教。

与时俱进——备“教材”

作为老师，在拿到教材时，第一时间就要了解其结构与内容。我会关注出版时间、书中涉及的主题及相关语法点，概览整本教材。同时，根据所教班级的课时设置来制定一学期的教学计划。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的“与时俱进”可以让学生了解更多书本以外的知识和信息，而不只是局限于课本知识。如果所用教材的出版时间较早，里面个别内容已过时，教师可根据情况在课堂讲解时删减教材中不实用的内容，补充学生感兴趣的关于当代中国的“时事”内容。

备“教材”时，PPT课件的制作对我来说会耗费大量时间。从学习内容的选取、版面设计、字体字号字色的选用，到图片搜索筛选以及动画设计等，都从学生视角出发，让学生在观看和听讲时更易于接受和理解。另外，备课时针对教材上涉及的内容，不管是汉字、词汇、语法还是课文，都要从学生角度来设置一些问题，

找出恰当的解释和回答，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老师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宁多勿少——备“课量”

在与同事进行汉语教学探讨时，曾有老师说起课堂上把自己当堂课所备内容都讲完，距离下课还有很长时间（因为我们孔院的学期汉语课是每次3课时，即135分钟），自己也没料到这么快就讲完了，一时间竟手足无措，不知下一步该如何继续。

我想这涉及的是教师每次备课量的问题，考验的是老师随机应变的能力。备课量的多少通常取决于所授课程的级别和课堂持续时间，从我个人经验来说，每次备课时在数量上尽量做到“宁多勿少”，以避免课堂上出现师生“无话可讲”“无事可做”的尴尬局面。具体做法是教案中的必要学习内容准备充分之余，在正常备课量的基础上再额外补充一些诸如游戏性的课堂活动练习，或是与当堂课学习内容相关及难度合适的短视频（5分钟以内），以备不时之需。

只有做到“有备而来”，才能得心应手地处理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轻松上好每一堂课。

（作者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院汉语教师）

汉字里的故事

汉字记录了中国的历史、社会、民俗等，是记录中华文明的“活化石”。同时，汉字也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认知和价值取向，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内容。

从今日起，本版推出《汉字里的故事》系列，对汉字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信息进行解码。

汉字里的生命

孟德宏

中国人用虚岁来纪年。孩子刚生下来就是1岁。很多人对此不理解，甚至认为没有周岁纪年科学。周岁和虚岁是两种不同的纪年方式：周岁纪年逢生日长1岁，虚岁纪年逢新年长1岁。事实上，虚岁纪年体现了中国人对生命的尊重，即从受精卵成型开始算起。所以，孩子一出生，就记为1岁。对此，汉字的记录非常清楚。

汉字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符“台”，从“台”的一个重要的字就是“始”。“始”字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女之初也”。所谓的“女之初”，其实就是“女人成为了女人”的意思，指的是女子受孕成功，这才是作为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女人真正的‘初’”。

受孕成功，并不意味着生命一定会顺利生成，因为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孕育历程。在该过程中，受精卵需经受考验——是否合格，是否值得被孕育，至少要经过12周的时间。所以中国人在受孕成功的前3个月都非常谨慎。

如果受精卵能够经历前3个月的考验，那就会成“胎”。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解释“胎”字为“妇孕三月也”。传统中国医学认为，母亲怀孕1个月为“胚”，怀孕3个月为“胎”，二者合称为“胚胎”。

如果受精卵比较柔弱，不能顺利通过前3个月的考验而流产，那就是“胎败”，也就是“殒”。“殒”是生命孕育孵化过程中的失败。“殒”在古代典籍中是个常见字，如果我们了解到“殒”的本义，对一些文献的理解就会更深入。比如《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指的是作战双方都有自己的策略和计谋，只有知己知彼，才能让自己的策略和计谋不会中途被破坏而顺利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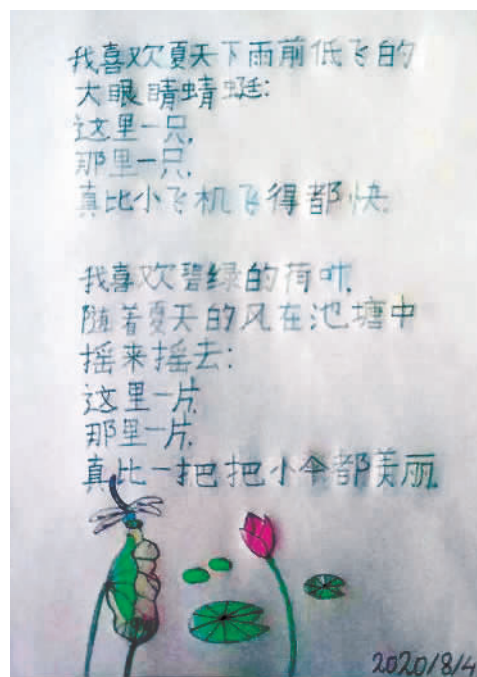
在经过艰苦抗争之后，受精卵开始成“胎”，从胎儿的角度来说，便是具备了人形。因此，“孕”就是宝宝在妈妈肚子里成“子”。“Yùn”这个发音在汉语体系中含有“藏于内”的意思，比如“蕴含”的“蕴”就是藏于内的。从母亲的角度来说，也开始“显怀”，这就是“身”。甲骨文的“身”字，就是一个人肚子变大的样子。今天我们还能在方言中听到把怀孕称为“有身子”或者“有身孕”，“身”用的便是这个意思。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对外汉语系主任）



夏天

林嘉韵 (9岁)



(寄自荷兰)